

長河

文丛

虞云国
——
著

从陈桥到厓山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长河文丛》……梁由之 主编

从陈桥到厓山

虞云国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陈桥到厓山 / 虞云国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08-4568-0

I. ①从… II. ①虞… III. ①中国历史—宋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74026号

从陈桥到厓山

作 者 虞云国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黎明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ublish.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ublish.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568-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进入本世纪以来，虽然仍在生产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但历史随笔书评的写作从未中辍过，尤其在退出饱受诟议的考核体制后几乎成了我的主打。对我来说，宋史相对谙熟，涉笔也最频繁。前年将宋史以外的随笔书评结集付梓，有自序告白：“关乎宋代的文章最多，准备另编专书”。梁由之先生获知鄙意，厚爱如故，慨允将其纳入他所擘划的《长河文丛》。书稿编迄，自应作序交待。

先说书名。记得两年以前，也是由之兄邀我编那册小集，曾代拟书名曰《放言无忌》。沉吟再四，我还是改为《放言有忌》，那自序曾说理由：“既然宪法是划出范围的，更兼之还有某些说之不宜的话题负面清单，放言还是有忌的”；“而每个公民都应在宪法国度内，执着守护权力与自觉践行义务，继续为这种前行之势放言与助力，藉以汇成大辘无从逆转、覆辙不再重蹈的巨大合力”。《放言有忌》中涉及现当代史若干问题，才有了这番话头。时与世移，如今的集子只说宋史，既无关乎“放言”也不涉及“有忌”之类的话题，但书名总要取的。

我在宋史领域略有影响的大众读物，大概算是《细说宋朝》。这次入集的文章，作年多在其后，不妨视为我对两宋史的新解读，故最先拟名《再说宋朝》，似也顺理成章。私意原以为，为

新集子冠名，犹如为新生儿卜名，重要的还是出世之后，新集子的读者口碑或新生儿的将来成就是否看好，命名者预先的煞费苦心或率性而为，似非关键所在。譬如“爱玲”作为芳名，市肆坊间用者必夥，但用在张爱玲身上，因作品光艳逼人，其名也便大俗成就了大雅。不过，策划者与出版方都建议有否更亮眼出彩的书名。寻思再三，既然集子都在说宋朝，何不就两宋起讫切入，从肇始北宋建立的“陈桥兵变”与标志南宋覆灭的“厓山之战”中拈出地名，唤作《从陈桥到厓山》，内涵倒也一目了然，而以《再说宋朝》作为副题，似也不悖初心。

次说文章。披览集内小文，不仅写作年代跨度已过岁星两周，体裁尤其难称整饰划一。大致说来，书评居多，随笔次之，其他则既有报刊所约的历史评论与专题访谈，也有诗文名篇的解读赏析，甚至一两篇还是学术论文普及版。各种体裁的文章收纳入集，仿佛杂拌或乱炖，文章风格也难免随体而用，逢场说话，这是必须坦白的。“文章是自家的好”，向来是最受诟病的文人积习，我在这里却绝无这份自信，天下好文章可多了去！差可自慰的是，其一，我在这些看似轻松随意的小文章上所下的功夫，决不比那些高头讲章的大论文有所懈怠，因为既要追求史实的全面准确性以坚守史学的操守，还须兼顾阅读的赏心悦目感以获取读者的认可（至于这两个目标是否真正达到，也还是不敢自信的）。其二，既然旨在“再说宋朝”，我也竭尽绵力在文章里融入那么一点新意，或探讨前贤未及的若干史事，或以新视角说旧事件，或匡正时人对宋代的误读，在诸如此类中也蕴含着笔者出离世外的关切或隐忧。

末说编排。虽说文体近乎杂拌乱炖，但总得有安顿的架构。于是，根据内容略作区处，归为五辑。原先的排序，先是总论

篇，而后继之制度篇、事件篇与文化篇，殿以人物篇。其初衷无非是先读总论仿佛泰岱极顶一览众山，再按重要程度依次进入制度、事件与文化，个体人物的历史涵盖度相对而言毕竟有限，故而委屈其垫底扫尾。出版方则别出机杼，循着先分论、后总论的总体思路，对结构顺序大胆调整，改为人物篇—事件篇—文化篇—制度篇—总论篇。平心而论，这种编排似乎更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逻辑，颇有其合理性。两种编排，让我有趣地联想起周敦颐《太极图》与陈抟《先天图》的异同优劣：《太极图》居高临下，意在“生人”，故从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顺着往下说；而《先天图》拾级而上，排序恰与相反，据说陈抟老祖认为同一模式“顺则生人，逆则成仙”。但我却想多说一句，历史学的终极目的也是“生人”（即作育启迪人），无论何种阅读顺序，高屋建瓴地把握对两宋史的总体观，其必要性与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后，向曾经刊发拙文的各家媒体深致谢忱，他们是《上海书评》、《文汇学林》、《万象》（可惜已成往迹）、《南都评论》、《同舟共进》、《文史知识》、《历史学家茶座》、《中国青年报》与新浪历史频道。为让这册小书面世时尽可能减少瑕疵，九州出版社李黎明先生的不少卓见与诸多辛劳，也是令人感怀的。

目 录

1 自 序

人物篇

- 002 宋仁宗的仁恕与雅量
- 005 明道废后前后的吕夷简
- 014 狄青的传奇与命运
- 030 两代君主同堂时
- 036 朱熹梦断帝王师
- 046 政变老手史弥远
- 054 文天祥哭妻文的前前后后

事件篇

- 064 也说“更无一个是男儿”
- 070 再说王安石变法
- 080 换个角度看苗刘之变
- 086 绍熙内禅前的时局与谣言

095 大逆转：从新政到党禁

104 晚宋的一桩离奇冤案

文化篇

114 中国古代学运的极盛时代

124 从一篇祠堂记说宋儒气象

136 吃菜事魔及其他

147 一张宋代的御筵菜单

156 鹅湖三叠

171 三千年间，人不两见

制度篇

180 祖宗家法：在因革两难之间

189 从王安石的“非常相权”说开去

208 漫谈宋代监察制度

总论篇

230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宋朝？

246 宋代士大夫与政治生态

261 中国为何会转向内在

272 当病夫坐上龙庭

287 帝都，气象不只是气象

296 宋朝能为“中国模式”背书吗？

人物篇



宋仁宗的仁恕与雅量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宋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在中国皇帝中，平心而论，他既不是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但他最大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在他的治下，不仅台谏官，即便其他官员和士大夫，也都能享受到君主制下罕有其比的言论自由。他的谥号曰“仁”，《宋史》本纪说他“恭俭仁恕”，不失为盖棺论定。

在中国清官册中，位居第一是包拯。他当谏官时，宋仁宗最宠幸的是张贵妃，而贵妃的大伯张尧佐正担任三司使，号称“计相”，这可是掌管全国财政的要职。这位大伯尽管干不好本职，却大有觊觎副相的念想。包大人就和其他台谏官纷纷上疏，仁宗只得免去其三司使，出于安慰，任命他同时兼任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铁面包拯上奏，不仅怒斥他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而且直接抨击仁宗“失道败德”。说一个皇帝“失道败德”，这可是最大的恶评。仁宗为了张尧佐的任命，置之不理。朝会之日，包拯联合了全体台谏官，率领百官面谏仁宗，动用了台谏向君主集体谏诤的强硬手段。仁宗先是勃然大怒，但迫于舆论，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免去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保留了其他两使。

过了不久，张贵妃又吹枕边风，仁宗见舆论平息，重新任命尧佐为宣徽使。包拯得知，不依不饶，领衔与其他谏官上殿争辩。一天，张贵妃还想为大伯子说情，仁宗抢白道：“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为了谏诤，包拯居然把唾沫喷到皇帝脸上，仁宗尽管不乐，却对他畏让三分，足见中国第一清官的出现，与仁宗皇帝的仁恕雅量是分不开的。倘若搁在更专制的明代，即便不将他打入天牢，也非动用廷杖的酷刑让他半死不活。

垂帘听政的刘太前一死，25岁亲政的宋仁宗顿时有了一种谁都管不着的解放感，没日没夜在后宫倚红偎翠。著名学者石介给即将做宰相的王曾上书道：“听说皇帝好近女色，渐有失德，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以至传闻，皇帝圣体因此不豫。”话说得不能再尖锐：“不豫”是专指皇帝病危的用语，而这却与“妇人朋淫宫内”有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一大帮子宫嫔乱搞所致。石介希望王曾能“以此为谏”，“感动上心”，而他即便因此“受斧钺于天子之前，以狂讦得罪于相府，亦死得其所”！不清楚王曾是否转达过这番话，但他走马上任后没有治石介“狂讦”，则是肯定的。

与石介不同，时任谏官的滕宗谅（就是那个请范仲淹作《岳阳楼记》的滕子京）就直接上书，严词抨击宋仁宗沉迷“内宠”，指斥他“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临朝则多羸形倦色”，把仁宗上朝时被女色掏空而萎靡不振的模样都描摹得淋漓尽致。皇帝的脸面都不知往哪儿搁，但处理也不过让滕宗谅平级调动，出朝去做知州。

有一件轶闻最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尤恶深文”，也就是上纲上线诬加罪名。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

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他竟然鼓动知府扼守剑门关，一把火烧了入川必经的栈道，把四川变成独居一方的割据政权。毫无疑问这是一首反诗，搁在现在就是颠覆国家罪。我们都还记得《水浒传》“浔阳楼宋江吟反诗”一回，结果“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直押赴死囚牢里”。成都知府当然也不敢自作主张，囚械了这个举子，向朝廷上报此事。仁宗却不以为然道：“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没有必要治他的罪。可给他一个远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做做。”不必究诘这事的准确度，即便附会，也真实反映了宋仁宗的仁恕宽容。

《宋史·仁宗纪》总体评价仁宗朝治迹时指出：“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仁宗朝尽管在外患内政上不无问题，却是北宋的治世。纵观宋代，士大夫的言论自由权在仁宗时行使得最充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也在这一时段最为昂扬。所有这些治世气象，与宋仁宗仁恕宽容政风的涵泳作育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没有必要顶礼膜拜宋仁宗那样的“仁君”，也决不企望历史倒退回君主政体。但倘若把宋仁宗与后世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专制者做比较时，孰优孰劣的公道结论还是不言而喻的。

明道废后前后的吕夷简

一

宋代有两次废后事件，第一次是仁宗废郭皇后，第二次是哲宗废孟皇后，都是垂帘听政的太后或太皇太后硬为小皇帝定下的亲事。强扭的瓜不甜，一到皇帝亲政，就都以废黜了结。明道废后，与一代名相吕夷简大有干系，也成为他终生抹不去的遗憾。

吕夷简的堂伯父就是吕蒙正，他是宋太宗亲自拔擢的“天子门生”和状元宰相，以为政稳健而著称。宋真宗曾问他子侄中谁堪大用，他说：“有侄夷简，宰相之才。”夷简因而“见知于上”，凭借着出色才干与家族背景而稳步升迁。真宗末年，他权知开封府，掌管了首都的事务，颇有政声，真宗“识姓名于屏风，将大用之”。但真宗不久去世，即位的仁宗才十三岁，真宗刘皇后垂帘听政，当年就把夷简提拔为参知政事。

进入了最高的宰执圈，吕夷简先是建议将前朝伪造的天书随葬真宗陵墓，在真宗崇道的标志性建筑玉清昭应宫毁于火灾后，他又以《洪范》灾异说劝谏刘太后打消了重造的念头。这两件事都进谏得恰到好处，为他赢得了颇佳的士论。天圣六年

(1028)，宰相张知白病故，另一位宰相王曾推荐夷简，太后以为论资排辈张士逊在前，王曾说命相应论才，太后便准备改任夷简。夷简对太后说：士逊有纯美之德，应该先用。这番谦让，令夷简在太后、仁宗与同僚中大得印象分，仅过一年，他就如愿以偿，获登相位。

吕夷简深知刘太后强干而好权，与其他大臣相比，在处理与太后关系时，处处表现出他的深谋远虑。他绝对不会像权御史中丞程琳那样，向太后讨好地献上《武后临朝图》，这类事有损自己的名节。他也决不会像宰相王曾那样楞直，以违背祖制而反对太后接受尊号与朝贺，还对太后左右姻家“多所裁抑”，惹得她老大不快，最后丢了相位。他尽可能满足太后的虚荣心与权力欲，压下那些要求太后还政的奏疏，对太后“稍进外家”的做法也不置可否。甚至在明道二年（1033），太后“欲被服天子衮冕”往谒太庙时，他仍不加阻拦，仅略作变通满足了她的愿望。正因如此，夷简在太后听政的十二年间，始终坐稳在宰执的位子上。

当然，在赢得太后信任的同时，吕夷简也为仁宗亲政后自己的地位投资与布棋。他做了两件足以令仁宗感铭在心的事情。仁宗因生母李宸妃地位低微，出生后就被刘太后夺去抚养，以至始终以为太后就是母亲。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原型。但刘太后富有心机，以陪读为借口把真宗异母弟荆王元俨之子允初“养于禁中”。对未登大宝的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潜在的政敌。允初既长，夷简就坚持请太后送他出宫，话说得很尖锐：“前代母后多利于幼稚。试披史籍，即可见嫌疑之际。”这是第一件事。

明道元年（1032），仁宗生母病死，刘太后秘而不宣，“欲

以宫人常礼治丧于外”，仁宗还蒙在鼓里。夷简主动入宫过问李氏丧仪，太后愠怒道：“你要离间我们母子吗？”夷简从容回答：“太后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倘念刘氏，丧礼宜从厚。”话说得得体而到位，着眼点落在太后刘家，更深的用意则是卖好给即将亲政的仁宗。刘太后顿时省悟，隆重礼葬了李宸妃。这是第二件事。

在宦海风涛中，夷简为官的宗旨就是化险为夷，左右逢源。在此前提下，他也会为生民国家施展自己的才干。

二

宋仁宗是在天圣二年（1024）十五岁那年成的婚。据说，他最初看上的是王蒙正的女儿，但刘太后硬是说这女孩儿太过妖艳，“恐不利于少主”，将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册立为仁宗皇后，却把“姿色冠世”的王家女孩许配给了自家的侄子。仁宗接受了太后硬塞给他的皇后，心里老大不高兴。郭氏依仗着太后的威势入主后宫，却始终未能真正博得仁宗的欢心。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四月，九人宰执班子中，除了宰相张士逊与参知政事薛奎留任，连同吕夷简在内的七人都被罢政出朝。任命一颁布，大出夷简意料：仁宗此前还与他密谋准备将太后器重的张耆、夏竦等重臣罢免，谁知自己竟也搭了进去。事后，他从内侍阎文应那里得知：仁宗回宫，随口将这一人事调动告诉了郭后，皇后却说：“夷简难道不迎合太后吗？不过多心机、善应变而已。”就是这句枕边风使得夷简出朝近六个月，他的深谋远虑竟敌不过一句不须求证的床头话。对郭后有意无意的中伤，夷简衔恨在心，但他知道

自己以前的努力不会白费。

仁宗终于知道了身世，一些朝臣出于讨好，不惜在皇帝与已故太后的关系上无事生非，推波助澜。仁宗情绪激动，亲自赶往厝存生母灵柩的寺院，开棺查验，见生母身着皇后服饰，容貌如生地躺在水银之中，才打消了对刘太后进行清算的念头。不难推断，仁宗也知道了夷简在处理李宸妃丧礼上所做的一切。六个月后，他让夷简重返政事堂仍任宰相，与此也应是不无关系的。

刘太前一死，在感情问题上与在朝廷大政上一样，仁宗都有一种当家作主的解放感。最大的变化就是后宫美人纷纷得宠，郭皇后嫉恨之下，好几次与最受仁宗怜爱的尚美人、杨美人忿争不已。一次，她怒不可遏，上前欲打尚美人的耳光，仁宗过来袒护，巴掌正巧落在了皇帝的颈脖子上。副都知阎文应早就与夷简内外呼应，他给仁宗出了个解气的法子，建议将再相不久的夷简与其他宰执招来，让他们“验视”皇帝脖子上的爪痕，商议处置的办法。仁宗的反感被挑动了起来，嚷嚷着要废后。其潜在原因是对刘太后强塞给自己的婚姻郁积了太久的不满，如今借着这一巴掌，找到了宣泄的突破口。

仁宗这年二十四岁，在废后问题上显然感情冲动。夷简揣摩透了仁宗深层次的反感，为了博得皇帝的信赖与好感，更出于对郭皇后那段私怨的报复，一反“收恩避怨”的常态，决定来个火上加油。他并不缺乏同盟者。除了后宫的阎文应，朝堂上就有助他再度入相的权御史中丞范讽。当初夷简罢相，宰相张士逊留任，半年来蝗旱灾害频仍不绝，士逊才干不济，拿不出有效的措施，仁宗怀念起出朝的吕夷简来。范讽不失时机上奏弹劾，将士逊赶出政事堂，夷简得以取而代之。在废后事件

中，范讽与吕夷简配合默契，他窥测仁宗心思，提出郭皇后“立九年无子当废”的堂皇理由，夷简当即表示赞同：“汉光武帝是明主，尚有废后之举。今郭氏伤害圣上，废之不会有损圣德。”在他们的撺掇下，仁宗决心废后。

平心而论，仁宗宅心宽仁，叫嚷着废后，也不过一时忿起，并不就那么恩断义绝。事后，郭氏废为净妃，出居瑶华宫。仁宗一次游后苑，见到郭氏乘过的小轿，睹物思人，写了一首《庆金枝》词与郭氏和答往来，甚至悄悄派人准备接她回宫。但郭氏提出先决条件就是恢复她的皇后身份，而其时仁宗已册立了曹皇后，废立皇后毕竟不是小孩过家家，郭氏入宫也就绝无可能。但由此可以推断，仁宗当日废后念起之后，未尝没有片刻的犹豫。老谋深算的夷简也未必捕捉不到仁宗这种迟疑，但报复之心终于驱使他力赞废后之举。

三

在废后风波中，对吕夷简来说，最难缠的不是郭皇后，而是范仲淹、孔道辅这类君子。范仲淹当时任右司谏，认为不应该无端废后，这会影影响皇帝的名誉和朝廷的脸面。仁宗受夷简的挑唆，执意不肯收回成命。于是，范仲淹便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御史台、谏院的台谏官等入宫进谏。仁宗命人关上宫门，任凭孔道辅他们拽着门环大呼小叫。随后，夷简奉皇帝之命，“召台谏谕以皇后当废状”。台谏官在政事堂与夷简展开大辩论，指责他劝仁宗废后其失德荒唐如同儿子赞同父亲休了母亲一样。他的一张嘴敌不过这一大帮子台谏官，以儒家伦理而论，他也确实于理有亏，于是施出缓兵之计，让台谏们次日直